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 第一回 賞花得野食 貪美願攀親

詞曰： 衰老朽，不復尋花問柳，恰喜貓兒真困酒，情去圖歡偶。
少壯孤單曠只，細聽媒人聲口，嬌若海棠白似藕，願結駕風友。

——右調《謁金門》

話說前朝末年，嘉善縣縣中有一人姓任，名三畏，字去非。

他靠祖上傳遺，真是家中倉庫連廠，金銀過門。後來年紀大了，合縣人皆奉承他財主，俱叫他員外。

這任員外一生受用，只有一件缺陷，是他的日夜憂愁，敢怒而不敢言者。你道他為著甚麼事？原來這任員外的妻子強氏是舊家之女，姿色出眾，嬌養習成。當初嫁了任員外，夫妻極是恩愛，從無閒言。只因過於恩愛，未免曲意奉承。曲意奉承，則強氏專權專寵，漸漸受其所制。受其所制，則惟命是從，而吃醋之事日生矣。故此任員外一生被這強氏縛手縛腳，房中使女、僕婦雖多，從不敢與他接談請笑。家中尚然如此，則外面的閒花野草不問可知矣。

但從來妒婦少育，不期成親二十餘年，強氏絕不生育。任員外每每托言比喻，或親戚朋友生了子女來報喜者，任員外故意在強氏面前稱揚贊美。強氏探知其意，便變色說道：「人能生育，皆係男人。你今力量不濟，不能生育，不去抱慚自恥，怎麼到嗟怨我起來？難道我自己會生！你今嫌我不能生育，故此在我面前說張道李，指望我與你討妾生子。古語說得好，男子四十無兒方娶妾。你今尚不有四十，怎麼想起這等癡念！又焉知我不能生子。只要你會掙，包你生得出來！」任員外一片癡心，指望有些光景，不期被強氏一頓埋怨說他沒用，心中甚是不服，卻不敢回言，只得笑著笑臉說道：「我並無此意，你不要疑心錯怪了我。我如今只得極力掙一掙看。」

強氏方笑道：「這才是正理。」自此二人又掙了十餘年，子女之事全無影響。

任員外方才著急，要想活動活動。不過強氏見他存心不善，一發防閒，竟寸步不離。看任員外或在當舖算帳，或在銀房查點，他必雙出同歸。若是出門赴席，並慶賀弔慰之事，不能同去，卻使個心腹小童往來傳報。若有人在員外面前叫他娶妾生子之事，小童報知，回來必有一番吵鬧。弄得這任員外垂頭喪氣，以後連門楹也不敢跨出，有慶弔之事，俱叫伙計們代行，他只在家中守著強氏過日。

又過了幾年，任員外已是五十上下，強氏見他年已老成，況且向來並無苟且之事，也就不甚緊防。任員外見他不似前番苛刻，又未免放不下生子的心腸，便時常哀求懇告。強氏說道：「再過幾年，我也少不得要為你設法。」任員外見他許肯，就似奉了聖旨的一般好不歡喜。正是——

娶妾又怕妻，心中卻想兒。

得他心肯日，是我運通時。

到了一日春天，後園中海棠盛開，任員外吩咐僕婦備酒在園中，邊同了強氏步入園來。在花下賞玩了一番，又攜手上了假山，眺望了一回，又到亭上來坐坐。眾使女已將酒肴設席在海棠花下，來請員外奶奶飲酒。

二人便來坐下，對面而飲。果然富室之家，珍饈具全，酒係隔年。兩人便說說笑笑，飲了半晌。強氏說道：「賞花若不飲醉，也覺得沒興。」任員外道：「奶奶說得有理。」兩人一時開懷，竟猜拳行令起來。不期強氏連輸了數拳，卻又不肯服輸。任員外笑道：「奶奶住了罷！」強氏道：「我從來拳好，怎麼今日作起怪來，不贏你二拳我也不住。」遂又猜猜豁豁。

不期事有湊巧，強氏又是連輸。只得吃了幾杯急酒，又因心下不快，不覺一時酒湧上來，連忙伏在桌上。

任員外見他醉了，自己也有三分酒意。見這幾個使女在旁，雖不敢說話，卻用眉目暗挑，勾引得這幾個使女皆掩袖而笑。

內中有一個春桃，年紀長成，甚是丰韻。任員外一向留意，今又十分注目。只礙著這老虎在旁，兩人不敢近身。又恐強氏假醉，遂輕輕對強氏說道：「奶奶回房去罷。」又用手在他肩上試探，強氏全不做聲，只呼呼的沉睡。任員外因對使女說道：「奶奶醉了，恐他身上寒冷，你們去叁綿衣來。內中一個便去取衣。只見春桃說道：「我們在此無益，不如去玩再來。」這幾個使女便各自走開。春桃怏怏惶惶，走到各處，在那裡攀花撲蝶，自取其樂。任員外看了一會，一時心蕩起來。見使女拿了綿衣走到，便接來輕輕的蓋在強氏背上，見他全無醒意，便色膽如天，忙起身來尋春桃。

春桃見他走來，便回頭笑了一笑，走在假山旁邊立著。任員外疾忙走到，滿臉堆笑道：「春桃，我同你到假山洞中去看看景致。」春桃笑道：「裡面沒有甚景致，我不去。」任員外道：「包你有好所在。」遂一手來扯，春桃含笑同走入洞中。任員外便一把攙住道：「我一向想你，恨無便處。今日緣法已到，萬萬不可錯過。」春桃笑道：「員外不可如此，奶奶知道不是當要的。」故意用手來推。任員外便攔腰抱定道：「只要好姐姐救我。」遂按倒在假山石上，用手脫去小衣，分開兩股，春桃推阻了一番，便假脫手放鬆，任員外疾忙湊合。春桃尚是含羞，未免作愁苦之態。任員外見了，十分憐惜。遂款款輕輕，既而春桃兩頰微紅。任員外歡好多時，方才完事。忙扶春桃而起，為他理髮整衣。春桃笑道：「今日蒙員外收錄，賤妾不敢推辭。日後幸勿忘情。」任員外道：「感念無時，何敢忘也。今後有空，千萬相會於此。」春桃點頭含笑而去。任員外便驚驚喜喜，以為自有生以來未有如此之樂，遂慢慢走至強氏身邊。

強氏尚在沉睡，便叫眾使女收去酒肴。又坐伴了半晌，方叫醒了強氏，同扶入室而寢。正是：

猛虎猶能會捋鬚，銅牆也可作穿箭。

用婢不如偷用好，恩情只在半須臾。

自此任員外吃著甜頭，兩人打得火滾般熱。只是沒處下手，便暗暗算計了一番。

一日，對強氏說道：「我今年老，又不出門，銀錢帳目自有伙計料理，並不經心。又無兒女娛樂，白日無可消遣。我想起來園中花果，若無人分心灌溉培植，則花果不能鮮妍，不能供我二人賞玩，我如今須得或早或晚到園削繁扶萎，以待開放之時，我同奶奶去賞玩。你道何如？」強氏聽了並不疑心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此是種花幽雅之事。在家盡可做得。」任員外見他許允，十分歡喜，便暗暗通知春桃。春桃來假山洞中，兩人無所不為，恣情取樂。自此習以為常。不是你來等我，就是我來候你。任員外吩咐眾使女，俱要遮瞞，不可使奶奶曉得，倒也一分秀密。

如此已非一日，誰知這件事再不能瞞得到底。

忽一日，強氏在房中叫春桃近身服事，在無心中將春桃一看，只見面貌行動以及聲音皆非往昔。強氏看在眼中，心內暗暗驚疑，卻無實據，不便發作。因暗想道：「家內並無閒雜人，怎麼這丫頭眉散乳高，聲音全換？」想了半晌，不覺恨氣直衝，毛發皆豎起來，卻又躊躇。便又按定了性子，遂暗暗留心。不期這一留心，只見他二人不在言頭語尾，就在眉動目揚之間。

他兩人正在情濃之時，怎曉得強氏在暗處留心，看得十分明白。

過不一日，任員外已約了春桃在園中等候，自己在強氏房中坐了一會，因對強氏說道：「園內有幾種花今日該去澆水，奶奶我去了就來。」說罷走出房門，如飛的去了。

強氏見他慌張失智，又見春桃不在面前，一時大怒。叫過眾使女喝罵道：「你們這班賤人，通同作弊，少不得俱要死在我手裡！快將他二人的事細細說出，免我動手！」眾使女見春桃事發，一時怕打，遂將二人上手之事說出道：「只因員外再三吩咐，又恐奶奶氣惱，故不敢輕言。」強氏發怒道：「別的事可以瞞得，這是切己的事，如何到要瞞我，我往日將你們待做心腹何用！」說

罷，怒髮如雷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快跟我來！」

遂起身望園中便走。眾使女便戰兢兢的跟隨在後。

一時到了園中，強氏一徑走到假山。忽聽得嬉笑之聲，便連忙走進。只見他二人樂事已完，在那裡穿裙著褲。強氏便大怒喝罵道：「好沒廉恥的老賊，做得好事呀！」任員外與春桃忽見了強氏，一時俱嚇得面如土色。強氏便趕上前，一把將任員外的鬚鬚扯住，就是四五個推得乾淨！你順了家主，難道不怕我管的？我只打死你罷了！」說罷又打。

任員外見這柳條打在春桃雪白的身上，一時心疼肉痛，兩淚交流，也顧不得眾使女在旁，連忙跪在強氏身邊，用手將強氏手中的柳條拖住，又一身遮住了春桃，含淚說道：「求奶奶天恩饒打春桃一下，壽增一紀。亦須念我與奶奶夫妻情分，不可因此氣壞身子。」強氏聽了怒說道：「好個夫妻情分！你今吃野食，叫我安不氣？可惜我如今老了，倘然也吃野食，你難道不氣的麼？」任員外道：「奶奶氣得極是，因是我求子心急，今饒這一次。下次再不敢了。」強氏冷笑道：「你如今求的子在那裡？」任員外道：「奶奶怎這性急，再求些時，少不得有。如今也不敢求了。只求奶奶放了春桃起來，我就感恩不淺。」

說罷，又連連在地下磕頭。

強氏見他這般模樣，停手不打。因說道：「饒便依你饒了，我有件事你要依我。」任員外道：「我何嘗不依奶奶？」強氏道：「從來碗內放不得雙匙，我今賣他出去，免得與你吵鬧。不然我今日必要處死他。」任員外聽了，低頭暗想道：「這般光景，留他在家又豈肯放鬆，必致將他凌辱百般磨折而死。莫若隨他賣去，救他一命罷。」便向春桃流淚說道：「是我害了你了。」又對強氏說道：「只求奶奶天恩，將春桃配得一夫一婦。我死也甘心了。」強氏聽了，帶笑罵道：「好沒廉恥的老奴才，起來罷。」便叫使女將衣服給春桃穿了。遂一齊出園。

正是：

滿懷怒氣性如姜，吃醋威風不可當。

千懇萬求都不算，原來跪拜是良方。

強氏到了內室，即著家人去喚媒婆。家人領命，不一時，領了一個柳媒婆進來。見任員外同奶奶坐著，便笑嘻嘻相見說道：「恭喜，賀喜。聞得老員外一向說是要討妾生子，想是今日奶奶許允，故此呼喚媒婆，包管在媒婆身上，尋一個美貌俱全，進門就養的美妾奉承員外。只要員外日後看顧我三分。」

任員外聽了，一時氣苦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今日奶奶喚你來是賣妾，不是討妾。」柳媒婆聽了著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強氏道：「你不必多言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遂將任員外沒廉恥，與春桃勾上說出，道：「我眼中實是看得不得，你去尋一個單身漢子，賣了春桃，等我日後明公正氣的討一個來與員外做妾。」

任員外聽了，忍不住說道：「奶奶你這話只好騙老了人。再過幾年，是六十歲了，或者奶奶好意思討得妾來，只怕我這老兒精神漸衰，有也受用他不動，也自枉然，不做這春夢罷。」說罷，眼淚汪汪走出房去。

柳媒婆便問道：「不知那一位是春桃姐？使我看明，好去尋人。」

強氏便指道：「就是這喧人了。」

柳媒婆將春桃上下一看，口中嘖嘖的稱贊道：「我見了也甚是動火，怪不得老員外看上了你。」春桃便盯了柳媒婆一眼。

柳媒婆笑道：「春桃姐不要惱我，我如今即去替你尋個後生標緻的好丈夫，自在在作人，勝似與這老兒擔驚受怕的鬼混。

到那時你還要感謝我哩。」說得強氏也笑起來，道：「你這張油嘴再也不改。」柳媒婆笑道：「我的奶奶，我若不虧這張油嘴，只好呷西風罷了。」強氏道：「不要說閒話，你快出去尋人回我。」柳媒婆道：「我也要問明了財禮方好去尋主顧。」強氏道：「這賤人不長進，如今是個破罐子，諒也不值大錢。我也不指望他的原價，只要十兩紋銀，隨身衣服，使他去罷。」

柳媒婆道：「不多，不多。足值，足值。只是隨身衣服未免失了奶奶的體面。」強氏道：「且到那時，再作商量。」柳媒婆辭了出來，便一路尋思。一時想不著主顧，便出城回家。忽然想道：「我斜對門做豆腐的利大，今年二十一歲，是個精壯後生，做人忠厚，況且待我甚好。他母親一向叫我替他尋頭好親事，不如總承了他罷。」遂一任走來。

正值他母子坐著說話，柳媒婆滿面笑容，走進門說道：「我一向受你老人家見托，再沒個湊巧的來說。今日恰是大郎的姻緣到了，有一頭好親事，人物十分齊整，又且財禮不多。早上送去，晚間抬來，還不在嫁送。只不知你母子如何謝我？」

利媽媽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你說這親事端的是那一家？說得這般十全，若果然好，自當重謝。」柳媒婆便將任員外家的使女說出。利媽媽道：「好是雖好，只怕他在大人家快活過日子的人到我家來辛苦不慣。」柳媒婆道：「你這話說差了。從來嫁雞逐雞飛，嫁犬隨犬走。嫁到你家來，見你們做活，難道他坐著不成？」利大郎聽了歡喜道：「你這話甚是中聽，母親不必多慮。」柳媒婆道：「若是這樣省事的不做，大郎你莫怪我說，只怕你還要守幾年男寡哩。」利媽媽見兒子情願，便不好再言，因問道：「得多少財禮方能成事？」柳媒婆道：「我說省事，難道哄你？只要得一半身錢紋銀十兩，外有使用在外，再得三兩。」利大郎道：「果然相巧，煩你速速與我說成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柳媒婆見說得他十分情願，便說道：「只有一件事，我今日也要與你說過在先，一個鄰居家要朝暮相見的，免得後來被你們抱怨我，說我不老實。」利大郎聽了忙說道：「這親事是我情願要做，再不抱怨你的，你但放心，你且說來。」柳媒婆便慢慢說出。